

清容居士集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用也宣政以來老姦宦豎爭弄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用而一時狃宴媮

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奔突
驍將巨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
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
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
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無與辨
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
之始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
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
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即排之者毋怪
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

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
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
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為中興第一遲遲長
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
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
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
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聞孫彬
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
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
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桷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為桷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餽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臯先生精舍即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為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

里鬱鬱悵望媼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媼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實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衮衣偃藩養越國夫人于越時媼猶亡恙王命使者車迎媼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媼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媼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為常平使者復命駕媼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

又言樞密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媪諸孫猶
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
為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覩手
券夷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
償湯媪而摘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謀為可
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盛德厚行垂
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睦宗
廣孝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
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澗而愈昌
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

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勗之書曰廸惟前人
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
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
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
表其門閭雖遐邇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
經吾取以為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彤
管之詩先儒或疑為季代之作於是淑德
內範與男子竝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

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惇行
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梅游吳門讀中
丞徐公所為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
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
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玄胄
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
為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
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
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闈前
徽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宗之筆

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楊節婦不得
入唐史為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
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
于後大德庚子越袁桷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
遂別為一體然命意滾切用事精遠非止
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襍積組
錯梅歐諸公發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
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為

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扶變化浩浩焉
滄海之夾碣石也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
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為江西之宗
二宗為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
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為宗其發
為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
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
氏為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為詩
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
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夫稗書以為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
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
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
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有得乎玉溪生之
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
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
雖搜會稗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
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合遂書玉溪生作詩
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
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

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
始也若玉溪生者跂而望之其不至者非
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
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
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
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峰先生一書慷慨
明白遂即挂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
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

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
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
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為也舊聞遺落麟
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
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號亦不多見而摘以
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
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
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叙
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
生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

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
遂耻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惡遇舊館人
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潘楊之睦猶以貧
富異心尚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
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攷後唐傳記嚴母
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子苛酷驕蹇
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今嚴氏儒
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
則方夫人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
臣川往歲南極交廣蒐竒補軼多四方聞

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
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
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
聞寘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
亦躋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
九日袁桷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
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
法於佛日杲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

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妄非知
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
軒先生從五峰游學子孫為一代師表未
始諱言魏國為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
新允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揜匿不著於家
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倡頌
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敢書
宗衮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袁
楠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